

萬藏寺

佛果園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 終

嗣法

子文

編

示璩上人

依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之本本乎無住若能徹證

則萬法一如求其分毫住相不可得只今現定作為

全是無住根本既明如人有自日光明明照見種種色

豈非般若關挨乎

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親切無過此語竟則知君

不可見但於當處湛然二邊坐斷使平穩切忌作知

解求覓纜求即如捕影也

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回光自照看待汝一口吸

高亭痛禪師初見德
山在江岸坐而隨江
記山以扇超之師忽然
契悟

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八角磨盤空裏走參得透目前
萬法平沉無始妄想蕩盡

德山隔江招扇使有久承當鳥窠吹布毛尋有又省
悟得非此段大因緣時至根苗自生耶抑機感相投
有地耶抑當人密運無間借師門發揮也何峭絕如
此之難而超證如此之易古人以輾來投針為况良
不虛矣

信得心及見得性徹於日用中無絲毫透漏全世法
即佛法全佛法即世法平等一如豈有說時便有不
說時便無思量時便有不思量時便無如此即正在
妄想情解間何曾徹證直得心念念照了無遺世

細

法佛法初不間斷則自然純熟左右逢原矣有問隨
問便對無間亦湛然常寂豈非著實透脫生死要綱也
末後一句都通穿過有言無言向上向下權實照用
卷舒與奪不消箇勘破了也誰識趙州這巴鼻須是
吾家種草始得

示寧副寺

古人為此大因緣若師弟子相見未嘗不以是擊揚
至於食寢開關靡不攝念於此是故一言一句迺杖
迺喝瞬揚舉動悉可投機蓋誠心專一無許多惡知
惡見汚染直截承當似不難今之兄弟根性差鈍而
後駁雜雖參尋知識薰炙日久尚懷猶豫不能一往

石增韻石骨也

微證病在不純一長久僅能不捨晝夜廢寢忘食石
石在道不患不如古人矣

示詳禪人

立志辦道之士於二六時中自照自了念茲在茲知
有自己脚跟下一段大因緣處聖不增居凡不減獨
脫根塵迴超物表凡所作為不立方所湛寂凝然惟
萬變千化初不動搖應緣而彰遇事便發靡不圓成
惟要虛靜一切超然主本既明無幽不燭萬年一念
一念萬年透頂透底全機大用譬如壯士屈伸臂頃
不借他力則生死幻翳永消金剛正體獨露一得永
得無有間斷古今言教機緣公案問答作用並全明

此若脫灑履踐得日久歲深自然左右逢源打成一
片豈不見法燈道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自末
嘗無臨機何不道無根芽得活離地兮不倒日用尚
不知更向何處討切宜消息之

示慧禪人

水潦參馬祖問佛法的大意馬祖與一躡遂大悟
乃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
豈不快哉即呵呵大笑以至平生示眾長云自從一
喫馬師躡直至如今笑未休又復呵呵大笑蓋是存
誠堅確正覓入頭處未得驀然遭躡便徹底承當擔
荷透脫無疑尋吐出曾中所證亦不復以別事如今

參學若果諦實宗師以一語一言一機一境撥之撥
著便轉豈有難事但患根浮識淺飄然似風過樹頭
千回萬度提持亦未能便契何況更被作情解者指
為無如是悟入之事馬師水潦亦只如是一期建立
如此則直到驢年也未夢見在是故學道唯尚諦信
慧禪人操履其專聊出此以示方便耳

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明得明不得未免喪
身失命只如明不得喪身失命則固是明得因什麼
也喪身失命多少人到此疑著殊不知及得盡方到
命根斷處換卻心肝五臟與向上齊等所以道直下
似懸崖撒手然後乃生鐵鑄就喚作透出荆棘林不

疑天下老漢舌頭信有真的參學分

示若虛庵主修道者

學道之士初有信向厭世頭溷長恐不能得箇入路
既逢師指或因自己直下發明從本已來元自具足
妙圓真心觸境遇緣自知落著便乃守住患不能出
得遂作窠臼向機境上立照立用下咄下拍努眼揚
眉一場特地更遇本色宗匠盡與拈卻如許知解直
下契證本來無為無事無心境界然後識羞慚知休
歇一向冥然諸聖尚覓他起處不得況其餘耶所以
巖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
可不見安樂法門

溷 胡西印溷人正等世
溷溷而不分也

常啼弘次之常啼者
為末法故百七位開
林悲泣故名一具
見大品般若三百九
十八卷

昔灌溪往末山山間近離甚處溪云路口山云何不
蓋卻溪無語次日致問如何是末山境山云不露頂
如何是山中人云非男女等相溪云何不變去山云
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如此豈不是腳踏實地到
壁立萬仞處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
不通凡聖古人既爾今人豈少欠耶幸有金剛王寶
劍當須遇著知音可以拈出

示良蘆頭禪人

良名其頭六共京十下奉行

金色頭陀雞足峰論劫打坐達磨少林面壁九年曹
溪四會縣看獵大瀉深山卓庵十載木梅一住絕不
迹無業閱大藏十聖翹足七晝夜贊底沙常啼經月

終古於千古也摩輪
跡之終古志終極上
古

驚心肝長慶坐破七箇蒲團是皆為此一段大因緣
其志可尚終古作後昆標準便使致身在長連床上
亦不過冥心體究但令心念澄靜紛紛擾擾處正好
作工夫當作工夫時透頂透底無絲毫遺漏全體現
成更不自他處起惟此一太機阿輓輓地轉更說甚
世諦佛法一樣平持日夕歲深自然腳跟下實確確
地只是箇良上座直下契證如冰入水如金博金平
等一如湛然真純是解作活計但一念不生放教玲
瓏纔有是非彼我得失勿隨他去乃是終日竟夜親
參自家真善知識何憂此事不辦切須自省

示許奉議 庭圭

此箇事在利根上智之人一聞千悟不為難要須脚
跟牢實諦當徹信把得定作得主於一切違順境界
差別因緣打成一片如太虛空無纖毫障隔湛湛虛
明無有轉變雖百劫千生始終如一方便平穩多見
聰俊明根乎脚淺便向言句上認得轉變即以世
間無可過尚遂增長見刺逞能逞解越語言快利將
為佛法只如此及至境界緣生透脫不行因成進退
良可痛惜也故古人直是千魔萬難悉皆嘗遍雖七
處割截亦不動念一往操心猶如鐵石以至透脫生
死渾不費力豈不是大丈夫超情滌識所存也
在家菩薩修出家行如火中出蓮蓋名位權實意氣

良可痛惜也
歷心之
知一上

擾 賴會尔紹切
煩也乱也
五高切乾煎物也

類聚才无搬掃
步地種師自江孟頫自
賤其名凡學者致向惟
以棒打地而示之特謂之
地和尚一曰秋僧敲地
然後向師但張其心僧
向其人云只如拍尚安
直向便打地意旨如何
有人即於雷震取柴瓦
擲在盆中

卒難調伏况火宅煩擾煎熬百端千緒除非自己直
下本真妙圓到太寂定休歇之場尤能放下廓爾平
常徹證無心觀一切法如夢如幻空豁豁地隨時應
節消遣將去即與維摩詰傳大士裴相國揚內翰諸
在家勝士同其正因隨自己力量轉化未悟同入無
為無事法性海中則出來南閻浮提打一遭不為折
本矣
佛法無多子如俱胘豎一指打地只打地鳥窠吹布
毛無業莫妄想中邑哆哆和和古堤無佛性骨剝一
生只道箇骨剝只為信得及所以一生受用不盡若
疑著便有異見差別有向上有向下豈能坐得斷所

疑著便有異見差別

以貴必長乃難得人也

既趣向得入根脚洞明當令脫灑特立孤危壁立萬
仞佛病祖病去玄妙理性遣等閑蕩蕩地百不知百
不會一如三家村裏人初無殊異養來養去日夕歲
深朴實頭大安穩方得安樂終不肯露出自己作聰
明顯作略術耀知見越口頭禪所以道十語九中不
如一嘿也又道我見千百人只是覓作佛底於中求
一箇無心道人難得此事最要行持而於行持不著
相不居德是名無相真修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如此
行持滴水滴東尚不留於曾中何況特地起心作諸
罪惡既已如是保護亦如是轉勸未悟便於此箇上

養來
胎長

調直純信無為無事豈不快哉

示諸知浴

此箇大法三世諸佛同證歷代祖師共傳一印印定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句謂之教外別行
單傳心印若涉言詮路布立階立梯論量格外格內
則失卻本宗辜負先聖要須最初入作便遇本分人
直截根源退步就己以鐵石心將從前妄想自解世
智辯聰彼我得失倒底一時放卻直下如粘木死灰
情盡見除到淨保保赤灑灑處豁然契證與從上諸
聖不移易一絲毫許諦信得及明見得徹此始為入
理之門更須教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二十六時中純一

二十五有者。四洲四惡。趣六欲。并發天四得。四空。空。空。想。及。那。含。

鼓。鼓。鼓。同。止。

無雜纒有纖塵起滅則落二十五有無出離之期抵
死謾生咬教斷然後田地穩密聖凡位中收攝不得
始是如鳥出籠自休自了處得坐披衣真金百煉舉
動施為等閑蕩蕩地根塵生死境智玄妙如湯沃雪
遂自知時更無分外底名為無心道人以此修證轉
開未悟令如是履踐豈不為要道哉
古人為此一段因緣豈止忘餐廢寢至捨頭目髓腦
斷臂負香動是三二十年只如巖頭雪峰欽山雖同
歷涉叢林各執一務効勤九度洞山三到投子凡所
至處未嘗放過一宿一霎必遞相舉較互相切蹉迷
契新豐豁存須旨德嶠觀其跋步體裁可謂法門龍

欽山文遠
洞山

象後學之人可以仰其陳蹟無復虛棄光陰有忝昔
賢耳

昔天台韶國師少負俊才游叢林所至投機已領師
席最後抵益陵清涼大法眼禪師會下已倦咨參唯
勉進隨侍之者掘衣篋室一日隨眾僧參有問如何
是曹源一滴水蒼云是曹源一滴水師聞之前之證
解渙若冰釋方為得大安穩是知學解因又所領十
言一句一機一境只益多聞到究竟至實之處須是
桶底子脫始得此事斷定不在言句中若執著記憶
以為已見如畫餅豈可充飢然大達之士超證諦實
及至投機於語句間迥出塗轍機境空蹄籠羅他不

白會息贊切詩
方漢一注春
水益白注春
已觀則水漢之然

及至投機於語句間迥出塗轍機境空蹄籠羅他不

他

汎白文會符尺切浮也漢
汎目相如傳汎泥
汎目注任風波自樞源
玉目技了切

住只如石頭問藥山你在此作什麼對云一物不為
頭云如此則閑坐也對云閑坐則為也石頭又問子
道不為不為箇什麼對云子聖亦不識石頭乃以頌
贊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
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似此豈不是徹證底人語
話機量言句何曾拘束得他若理地不明曾次有物
問著如羶上拽猫兒是故祖師道心隨萬境轉轉處
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叢林兄弟參問最初的正因於善知識邊自陳生
死事大已事未明推此所言豈是汎汎為名為位為
我能我勝若始終一貫常持此心不憂已事不明及

更親近稍以自己分上未有毫末相應處便論量如
之若倚彼見解長短增長我見真箇出頭處他時一
辦香不敢辜負和尚殊不知元初正因卻墮在
魔界去古人道設有看屬莊嚴不來自至既是一等
蹋破草鞋且應了卻初心期脫透生死最為至要時
不待久各且勉力

示印禪人

道由悟達立志為先自博地具縛凡夫便欲跋步超
證直入聖域豈小因緣哉固宜操鐵石心截生死流
承當本來正性不見纖塵中外有法使曾次蕩然了
無罣礙施為作用來從根本中出根本既牢實能轉

一切物是謂金剛正體一得求得豈假外求是故古
德云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
便是出塵皆漢 漸士豔口溝斬字存城皇

古德隔江招扇飲布毛便有發機處至於驀口祝劈
香棒亦解桶底子脫蓋緣專一久之一旦瞥地豈外
得之皆由自證自悟耶

大梅謔馬師受箇即心即佛便深入闡奧自安住山
後聞非心非佛之語便云這老漢鼓弄人家男女有
甚了期你但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也豈不是有
逆水之波觀破馬師漏逗耶

藥山示眾云我有一句子待續牛生覓即向你道當

時若不放過但向伊道和坐子敗缺

示信侍者

學道之要在深根固蒂於二六時中照了自己根腳
當未起念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
為曾無疑問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纔起一毫頭見
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失
是非籠罩半醉半醒打疊不辦的實而論但於閑閑
閑中管帶得行如無一事相似透頂透底直下圓成
了無形相不費工用不妨作為語默起倒終不是別
人稍覺纖毫滯礙悉是妄想直教灑灑落落如大虛
空如明鏡當臺如果日麗天動一靜一去一來不

關 胡絳切關也

從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
終打成一片何處離佛法外別有世法離世法外別
有佛法也是故祖師直指人心金剛般若貴入離相
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長時自
退步體究今有箇落著諦實證悟之地即是念念徧
參無邊無量大善知識也切切諦信勉力作工夫乃
善之善也

示祖印沙彌

永嘉道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即知君不可見只於當
處湛然二邊坐斷使平穩切忌作知解求真纔求即
如捕影也

馬祖云即心即佛又云非心非佛又云不是心不是
佛不是物東寺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
方刻舟若各隨語去豈有定論若忘言契證雖更宣
演百千億句亦不過一實且什麼是實處如大梅云
你但非心非佛我則即心即佛也豈不實耶要徹底
信得及湏是親證親見自然不受入謾也

示民知庫

民禪錦官太慈傳法昭律師之法孫纔披削即習家
業學四分毗尼既而指布巾欲離法自淨乃有錫南
游訪西來宗旨抵夾山因相從住道林久之老僧領
蔣山參扣愈堅確其於領略能自擺撥知解要全機

離法自淨者律中受
戒受師三年而後隨
歸作自來語

○云云 夫云 唐權德輿
醉藉流自來可
夏初道籍 凡流之謂
勤息林 語涉於此云
勤息

○ 揄勺切物 鏡也
裕 寬也 道也 談文 鏡之

○ 突辟 目法 亦 經 某 事
○ 投火 投 星 摩 鉢
太子 世 尊 曰 位 也
○ 餉 虎 薩 埵 王 子
○ 殺 鴿 舍 利 弗
○ 施 目 舍 利 弗

直透每應緣酬唱主直截頗有蘊藉為可喜也然
以此根器更效勤息生到極深處無深極妙處無妙
大休歇大安穩不動纖塵只守閑閑地聖凡莫能測
萬德不將來然後可以分付鉢袋子也
巖頭云卻物為上逐物為下萬境萬緣以至古今言
教臨機應變若自己根脚虛靜圓明寂照凡來于我
能以金剛王寶劍當鋒斬斷則凜然神威坐斷一切
不待卻而自退豈不綽然有餘哉儻立本不明
稍涉遲疑則被牽引酌然分踈不下豈免隨他所轉
既隨他去卒無自由分至道簡易唯卻與逐善體道
者宜深思之

○ 仙 云 語
○ 藉 入 言
○ 意 也 有
○ 美 詞 中
○ 蓋 之 多
○ 七 三 一

古人為此一段事直得捨全身立雪負春賣心肝然
兩臂投猛火聚子處割截餉虎殺鴿捨頭施目百種
千端蓋不艱苦則不深到有志之士固宜以古為儔
○ 希 顏 慕 爾 也
○ 希 顏 者 張 右 顏 回 之 德 稱 自 名 慕 爾 者 司 馬 相 如 有
○ 圓 湛 虛 礙 道 體 也 展 縮 殺 活 妙 用 也 善 游 刃 能 操 字
○ 如 珠 走 盤 如 盤 走 珠 無 頓 落 虛 亦 不 分 世 法 佛 法
○ 直 下 打 成 一 片 所 謂 觸 處 逢 渠 出 沒 縱 橫 初 無 外 物
○ 淨 保 保 阿 鞞 鞞 以 本 分 事 即 定 頭 頭 上 明 物 物 上 了
○ 何 處 更 有 得 失 是 非 好 惡 長 短 來 但 恐 自 己 正 眼 未
○ 得 洞 明 是 故 落 在 二 邊 則 沒 交 涉 也 豈 不 見 永 嘉 道
○ 上 士 一 決 一 切 了 中 下 多 聞 多 不 信

○ 錫 古 合 四
○ 大 鳩 而

古人有具大慈悲見人當面不自承當方便撥正通箇入路如古堦見僧來便云退後退後汝無佛性後來只有箇仰山能知渠端的如今拈問學者十箇有五雙茫然為向伊句下死了所以無證地分若據活處如何吐露切忌隨他語句好
靈雲作頌悟桃花玄沙言渠未徹老婆臺山指路趙州歸來說勘破叢林中作種種論量只贏得閑殊不知古人如敲門瓦子相似只貴得入門既入得門了安可執卻瓦子作奇特事謂諦當且截顯露波在甚處還委悉麼臺臺有差天地懸隔
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其奈亦能殺久亦能活久

法灯之語也

苟或著得眼正下得手親則一莖草可使作丈六金身況其他變化乎根本既明於日用中鋤田墾土春種秋收無非與來山老子親唱酬地藏阿師展演同一梵行踐履純熟高據毗盧傳此正法豈不妙哉

送自聞居士出京

何處躡著來若是移舟語水勢舉棹別波瀾何消抵死叮嚀自可一揮便了所以風馳電閃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只接後流不管槽底是故垂鉤四海只釣得龍格外玄機為尋知識既達此宗觀一切出世間曾不移易一上透頂透底便解放身捨命於萬別千差境界恬然不動縱遇風刀恒坦坦假饒毒藥也

爪力皆作錄
遠又案

開關不礙履長卷安能竭日月大通大明自在出
沒此地從來無何者直須撥轉上頭關

示湧道者尼

古人為此大法捐軀捨命歷無邊無量辛勤及至洞
明與音鄭重如至寶保護如眼睛造次動轉不令輕
觸纒起一毫勝解知見即若雲霧青天塵長暗鏡面故
趙州道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
曹山指人保任此事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他
一滴始得以志心絕照踐履到如如實際無事於心
於心無事平澹無為超然獨運自既腳踏實地方可
為人解去和縛度盡一切人實無入可度直須用取

一ト又王度之各思也

澆ハ
徒澆餘
騰二切
水動也
誠情也
一毒水也

最後句物物頭頭有出身之地也

示實上人

古人念此大事雖處深山幽谷村落間未嘗斯須違
背遇境逢緣若色若聲動作施為無不回轉令就自
已分上與從上來透徹之士所履踐無二無別所以
根本牢強不隨境風轉靜然安閑不汲聖凡情量
直下大休大歇得坐披衣令汝既還鄉并能如昔人
觀捕使無間然與鐘山方丈提拂之下以至三條椽
下七尺單前何以異哉若稍違背及有間斷打入沒
交涉處臨坡切記斯言異時前程不可逆料矣

示樞禪人

料イ

頃也

玄學之士見性悟理踐佛階梯是家常茶飯須知佛
祖頂顛上有換骨妙致方可越格超宗作向上人舉
措使德山臨濟無施作用處平時只守閑閑地初不
立伎倆似三家村裏人頑然癡兀直得諸天捧花無
路魔外潛觀不見漠然不露毫芒主角如居萬億寶
貨深藏牢鎖土面灰頭與備保雜作口亦不言心亦
不念一世人莫測而神意泰然豈非有道無為無作
真無事人耶

解語非干舌能言不在詞明知古人舌頭語言不是
依仗處則古人半句一言其意唯要以真下契證本
來大事因緣所以修多羅教如標序指祖師言句是

敲門瓦子知是般事便休行履處綿密受用處寬通
日久歲深不移易拈弄收放得熟小小境界悉能照
破割斷不留朕迹及至死生之際結角羅紋不相參
雜湛然不動條然出離此臘月三十日涅槃堂裏禪

示實禪老

威音已前無師自悟一往超證十聖同途放得行把
得住作得主渾圓成現不須煅煉而自純熟及至威
音已後雖自有超卓處真下承當到無疑之地要須
依師決擇印可使成法器不爾必有魔障壞破正因
是故有祖以來資授師傳最貴師法何況此箇事非
廿智辯聰所了非聞見覺知所拘苟不操勇猛大丈

百祖以來述華三三三摩
ヨリンモ

棒唱
寺也

涅槃堂

夫志氣能擇其正善友知識截生死流破無明殼致
致參拙父之專上時節緣檢焉地桶底子脫廓然省
悟然後投誠決擇證據自然如下水船不勞篙棹乃
為針芥相投既得旨之後綿綿相續管帶令無間斷
長養聖胎縱逢境界惡緣能以正知見定力融攝之
使成一片則生死大變不足動自己曾次養得歲深
成箇無為無事大解脫人豈不是能事已辨行腳事
畢耶

示瑛上人

此事在當人快利既承當擔荷知有自己根腳尤宜
卓卓特立獨行須絕情離照俾廓然空寂無一法可

得截斷諸緣令灑灑落落到大安穩之地綿密無滲
漏所謂壁立萬仞峭巍巍地然後卻回來涉世應物
初無我相豈有聲色順違魔佛境界耶最難是等閑
不作意處驀地被牽轉便漏逗也應須相續管帶使
勿走作又之打成一片乃為歇場更須會取向上行
履始得古德云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示泉上人

參問要見性悟理直下忘情絕照曾襟蕩然如癡似
兀不較得失不爭勝劣凡有順違悉皆截斷令不相
續悠久自然到無為無事處纔有毫髮要無事早是
事生也一波纔動衆波隨豈有了期它時死生到來

張強非皆也如弓
張之引張

腳忙手亂只為不脫灑但以此為確實自然鬧市裏
亦靜如水豈憂已事不辦耶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只這一句驚動多少人作計較
若當頭坐斷透出威音王那邊若隨此語轉特地紛
然應自回光返照始得

坤鳥致切有音白又音諸西
云坤會音和雜相也

如來禪祖師禪豈有兩種未免嫌會各分早白特地
乖張事理機鋒一時坐斷是打淨潔毬子還知著實
諦當處麼放下看取

示思禪人

一切萬法皆與自己無違無背直下透脫成一片從
無始以來只恁麼但恐當人自相違背強生取捨無

事生事所以不快活若能外絕攀緣內忘記見即物
是我即我是物物我一如洞然無際則二六時中四
威儀內一一皆壁立萬仞何處有如許勞攘來每見
久參凝神澄照既多時雖然有箇入處驀地便認一
機一境硬把住不受撥剔此正大病也要須銷融放
下自得大休歇處始得

示傑上人

行脚參請既依附知識於大叢林陪清高雅眾久矣
一旦以親緣須著略歸動是數百里遠行要須以自
力量不忘履踐直教行處不生塵況此段事不道在
知識身邊時便有居鄉井便無也所謂暫時不在如

正世堂也
素也

懶推也
帶人因
勞也

同死人正當在時亦不起模畫樣雖則平常而滴水
滴凍卓然絕識成箇無為無事無心事業表裏洞然
無際不與萬法為侶不與千聖同途深根固蒂只守
閑閑地養來養去不憂不徹但盡九情作自己工夫
勿管外緣勿逐名利起我見競勝負是故古德道任
運猶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傑禪人修來告別
求教策因書此語授之

示成修造

蔣山門下無禪可說無道可傳雖聚半千衲子唯以
箇金剛圈栗棘蓬跳者著力跳吞者用意吞莫在沒
滋味太險峻或若慕地體得如書錦還鄉千人萬人

悟了人從來不識誰知二三六真之後從誰入

只仰羨得要且覓他所從來不得所謂人人本分事
也纔生心動念承當擔荷早是不本分了也直得萬
機休罷于聖不攜柰猶有依倚在快須擺撥透脫那
邊去始得所以道但有纖毫即是塵塵意便遭魔所
撓

目前六境

界ノ

成就一切摠只由他破壞一切亦只由他奇特殊勝
緣恒沙功德藏無量妙莊嚴超世希有事皆成就
惛貪憎妬情識執著有為有漏垢染雜亂解路名相
知見妄情所破壞也唯他能轉一切物一切物不能
轉它雖無形段面目而包括十虛舍兌育聖若作相
取取之即墮見刺卒摸擦不著

六

捷勝也獲也成也敏疾也
急報也

諸佛開示祖師直指唯此妙心徑捷承當不起一念
透頂透底無不現成於現成際不勞心力任運逍遙
了無取捨乃真密印也佩此密印如暗藏燈游戲世
間不懷欣怖盡是我太解脫場永劫窮年曾無間斷
所以道文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一莖草作丈六金身
用豈有他哉

雪峰道是什麼雲門道須彌山洞山道麻三斤趙州
道喫茶去巖頭噓投子噫臨濟喝德山棒擊教舉指
打鼓拽磨一一顯向上宗風頭頭示本分草料大達
之士一觀便透一舉知落處堪紹宗風惜底數沙當
面蹉卻是故須得後流乃作種草

叔

個他微口個儻
儻他言即口個儻不
儻也

示道上人

有志之士欲決定信入此箇大事要須將從前智慧
聰明所解所知倒底放下令如癡兀曾中空勞勞百
不知百不解千休萬歇萬歇千休慕然從本地風光
上儻透脫前後際徹證自得契金剛正體如斬
一綖然頓然齊了雖劫火洞然初無變異信得及把
得住作得主一為一切為一了了了了節間移身換
步萬種作為渾歸一體更說甚世法佛法頭頭物物
觸處現成便與佛祖無殊亦與群靈無異蓋根脚既
明無幽不燭信手拈信步行信口言元非正亦不從
別處轉謂之太施門開百千妙用縱橫十字透頂透

古板一口
截斷之
心也

自本心
勸之

底明證佛性長時無間一得永得踐履純熟豈不是
省要得力處但恁麼信入斷定不悞語字悟曰
僧問雪峰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處雪峰云乍
可碎身若微塵終不賤箇師僧眼且古人恁麼意在
甚處若善參詳不妨回避不得須有箇入路若只隨
言逐義則蹉過不少我早是不惜眉毛了也
僧問石頭如何是道頭云木頭又問如何是禪頭云
碌搏奇恠古人或點直截略不問互所謂親切太近
有智見足計較底如隔銀山鐵壁不然則認口頭言
語便當示乘則轉更周遮是故真實道人只務純朴
不生知見直下承當只恁麼注解已是土上加泥數

標匹馬
實木索
古實打
字多作
標

百重不如還我石頭本分草料來
三祖云要急相應唯言不二若據山僧只箇不二早
是二了也參

趙州勘破婆子叢林議論千萬多作見解殊不知他
古人自在乾淨處立看你向泥坑子裏頭出頭沒
馬師云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信此老躡
殺天下人只等閑出一語便令作無限知見若有解
截這老漢葛藤便請罷參

示淨禪人

淨道人因入室遂請益所疑云此一段事為何宗師
多示之這邊那邊尋語之據本分截斷豈有如許然

精彩精力之儀凡物能
至日精彩之文也精
光也着工夫長

垂手方便貴圖箇入路乃強多之意實無半種耳不
見僧問曹山古人提持那邊人教學人如何趣向山
云退步就他萬不失一其僧有省所謂識取鉤頭意
莫認定盤星只要及盡今時便承當得上事且今
時作麼生及得盡只在當人快著精彩擺撥緣塵直
令胸中脫灑不立纖毫透頂透底洞然虛寂切忌作
勝量解會直待與本來相應自然自悟自證得大安
穩之地也此豈紙上所能話會耶請自著眼看

示學道者

佛祖妙道徑截唯直指人心務見性成佛爾但此心
源本來虛靜明妙初無纖毫隔礙而以妄想翳障於

此心計切
甚敬也

無隔礙自生染障皆本逐末枉受輪迴若具大根器
更不外求於自脚跟脫然獨證惡覺浮翳既消本來
正見圓妙謂之即心即佛從此一得永得如桶底子
脫豁然契合無一法當情觀體純靜受用無疑則一
了了一切了及至闡說非心非佛并親臨違順好惡境
界則一印印定向有彼我異同種種混雜知見耶是
故古德於一機一境一語一默投誠入理千門萬戶
了無差殊譬若千異流同歸大海自然居之既安用
之透徹作箇無為無事絕學道人去也二六時中不
生別心不起異見隨時飲啖衣著萬境萬緣無不虛
凝雖千萬年不移易一毫髮許處此大定豈非不可

徒履切
啖嗽食
也三句教

思議大解脫耶唯要長時無間斷不惰內外中間有
無染淨直下休歇去法見佛衆生等無差殊乃是十成
安樂之地也今既已有趣向只在長養令純熟煨來
煨去如百煉精金方成大法器也

示尚禪人

幸自圓成何須特地直饒以慈悲之故信手拈來也
未免強生枝節返不如未露鋒銜已前只如今恁
麼涉水拖泥不少只得就裏分疎還委悉麼一粒之
中藏世界普天匝地應時收用不得字

示英上人

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若真體道之人通之於心明之

一向離レム

言夕皆枝葉也

於本直下脫卻千重萬重貼肉汗衫豁然契悟本來
真淨明妙中虛寂淡如如不動真實正體到一念不
生前後際斷處踏著本地風光更無許多惡覺知見
彼我是非生死垢心披白露淨信得及與他從上來
人無二無別等閑不作爲不確執虛通自在圓融無
際隨時應節喫飯著衣契證平常謂之無爲無事真
正道入蓋緣根本既明六根純靜智理雙冥境神俱
會無深可深無妙可妙至於行履自會融通喚作得
坐披衣向後自看終不肯只向言句中話路古人公
按間埋沒鬼窟裏黑山下作活計唯以悟入深證爲
要自然到至簡至易平常無事處然亦終不肯死殺

坐卻墮在無事裏是故從上作家古德行棒行喝
立宗旨明與奪設照用二要三玄五位偏正峻機電
卷言前格外旁提正按只貴當人活卓卓地十人萬
人羅籠不往知有向上宗乘終不指注定殺掘玩埋
入若有如此者定是弄泥團非慷慨透脫真正具眼
衲子所以不與人殘羹剩飯被繫驢橛子綴住不唯
埋沒宗風抑亦自己透脫生死不得况復展轉將路
布窠竄解路傳授與後學遂成一盲引衆盲相將
火坑豈是小禍後宗正宗只見淡薄祖佛綱紀委地
豈不痛哉所以學道先須擇正知正見師門然後放
下梭子不論歲月用做事綿綿相續不怕苦硬難

淡薄裏撥心也

八四

五九

便

矣取管須徹去不見睦州道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
頭處若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既操誠日久大
經鉗鎚洪鑪煅煉日近日親田地穩密只更辦悠火
管帶使如證如悟始終無間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物
物頭頭有出身處不墮塵機不為物轉鬧市裏十字
街頭活活之中正好著力也
五祖老師平昔為之最捷徑每示徒多舉一德有漏
放籬無漏木杓大乘井索小乘錢貫觀面相呈時如
何分付典座如何是玄旨壁上掛錢財謂學人你若
使與麼會得徹底去便可罷參所謂唯此一事實直
得赤心片不隔一絲髮許若真究得到此田地始

日近此更親切

錢財紙錢

五上

六十一

堪堪持綱宗傳正法眼也

示昇禪人

參問之要在尊一不強作為只守本分須根腳有透脫處明見本來面目踢著本地風光初不改移尋常行履而表裏一如任運施為不立奇特與眾常人無以異喚作絕學無為閑靜道人而自處之際不露心迹直得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窺不見始是朴實頭著實處也養來養去日久歲深世法佛法打成一片混融無際力用現成透脫死生豈為難事但患證入處不諦當會中有物則留礙也要急相應當須旋有旋消如紅鑪著雪相似自然廓然安靜得大解脫也

春種

況

但自退審親附知識不為不久所以履踐處還有端的落著也未若有落著更疑箇甚麼直下不起一念脫體承當一處纔真千處萬處豈更別也祖師只要人見性諸佛只令人悟心心性既真純一無雜則四大五蘊六根亦塵一切萬有無不自是自已放身捨命處等閑蕩蕩地如日普照如虛空無邊量豈以有眼身心返自拘局令不快活耶

古人十年二十年只要參透一透之後便解作活計如今豈是欠闕但不起妄情不生執著隨力遇緣靡不通徹唯貴專一純靜雖幹事緣亦非外物攝歸自己則為妙月八萬塵勞即時化作八萬波羅密更不

幹
約會
居安切
轉夏人

六十一

須別參知識於日用中。度無量數衆生。成就無量數佛事。歷涉無量數法門。皆從自己。曾中流出。豈有他哉。所謂百尺竿頭。須進步。大千沙界。現全身。

示民上人

學道深且退步。體究但以死生為念。世諦無常。是身非堅久。一息不來。便是異世他生。或若論入異類。轉更千生萬劫。無出徹處。幸而今富有春秋。正好著力。念念趣向。心心不移。向根腳覷捕。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驀然透徹。如稱底子。脫有歡喜處。極奧窮深。踞著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坐得斷。把得住。以無心無為無事。養之二六時中。

首春秋
年若未
十

更無虛過底工夫。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便是箇了事。初僧也不圖名。不吝利。壁立萬仞。滴水滴凍。辨自己透脫。生死事不管。諸餘不動聲色。不驚群衆。脩然獨脫。真出塵羅漢也。切宜信而履踐。

昔蒙山惠明道人。自黃梅越。遂盧老。到大庾嶺。及之。遂盜竄。不為衣鉢來。只為法來。盧乃令坐於磐石。冥心因語之云。汝但善惡都莫思量。正當恁麼時。一物不思。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明依言。斂念。尋有省發。乃復問。盧為只這箇。為僧。別有密意。盧云。我若向你道。即不密也。只如上說。汝若會。即密在汝邊矣。蒙山乃了。無疑。將知密意。即是密印。若體得。老僧

心要上

六十二

示心地豁然密印豈在別人邊密說顯證此只於
利那頃纔生心動念即沒交涉也

示心道者

有細以來直指此一段太因緣政為透脫生死須是
上根利智超言詮出情域不以世緣彼我高低強弱
衰榮為意徑於自己根腳下了悟取本來清淨寂照
虛凝輝騰今古迴絕知見底本分事便儼然獨立萬
象不能藏覆于聖無以擬倫等閑蕩蕩地一物不思
一物不為自然無欲無依超諸三昧更說甚建立門
戶差別作為真下坐斷壁立千仞凡亦不拘聖亦不
管方是了事衲僧身心如枯木朽株寒灰死火乃真

擬倫此
後也

休歇也所以從上來只貴忘懷獨得既得之後不立
我見不自貢高任運縱橫如癡似兀始稱無為無事
道人行履設使三五年亦不變亦不異至於千生
萬劫亦只如如所謂長以最難得久也若一往住麼
信得及透得徹不憂不能度世跳煩惱生死坑唯在
當人諸根猛利超毗盧越祖代亦不為難此真大解
脫門也

達磨祖師初來少林九年面壁冷坐深雪之中得箇
可祖洎勘證所得只禮三拜依位而立此豈涉許多
言詮耶要須直下領取透頂透底纖芥無違現成撲
不歸萬機處能到然後於無住本中流出一切融通

百千作為皆我妙用處處與人抽釘拔楔冷客
安穩去豈不省要哉

玄沙一日見人擗瓦過指而示眾曰箇死漢擗一箇
活漢若隨情見卻是玄沙自相顛倒若以向上正眼
離見起情乃知玄沙為人極是親切是故透脫須出
他陰界不見古德道白雲淡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
而人自鬧果是真實諦當聊聞舉著便知落處可以
透脫生死不在陰界中寧礙如鳥出籠自由自在自
餘一切機用言句只一截便休更不落第二見也

示照道人尼

釋門奇特徑截超證速與般若相應無出禪宗此乃

淨直與切水傳白

室知栗切塞也

龍女獻王親云此即一念
坐道場不虛也
又變成男子親云此知
佛性者名為男子不
知佛性者名為女子

如來最上乘清淨禪也自靈山拈花金色頭陀微笑
迦文付授涅槃妙心正法眼藏教外別行單傳心印
歷代四七至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論凡
聖久近但根器相投一念透脫更不假三僧祇劫便
證本來圓成淨妙調御是故游泳此宗資大法器從
初立志跂步便要超卓所謂立地成佛暫時斂念便
證無生不立前後際不從他得惟是自己分上猛利
操修如斬一綖終一斬一切斬性靈覺脫前念是凡
後念是聖擬不擬凡聖一如會証十虛更無方所未
嘉道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法華會上三女獻一珠即成正覺豈非轉念便證妙

卷之四
心之合

不可蓋此去。天地不能覆載，虛空不可包容，蘊在一切含靈根腳為一切依倚。長時淨保，保無處不周，但為情識所拘，聞見所隔，妄認綠影為心，四大為身，不能證得此正體。所以諸聖以悲願力指出示人，令一切群生有根器者，回光返照，單拈獨證去，只如龍女所獻之寶，即今在甚處。若纔舉著，便和坐子承當得，終不向語言中作解會。心機意想裏作窠窟，便與靈山無垢世界無二無別也。從上來唯貴最初一念最初一念，念未生聲未發，直下截斷千聖靈機，萬靈印契。一時盡破，可不是脫灑自由得。太自在，要妙處耶。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馬師云：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此箇公案。多有涉唇吻，箇量作機境，解會殊不真。宗猷也要須是箇生鐵鑄就底，方能逆流超證。乃解翻卻二老鐵船，始到壁立萬仞處，方知無許多事。

示倫上人

一切有心，天地懸隔，酌然如今透關不得，只為心多執重。若脫然攝當到無心之地，一切妄染情習俱盡，知見解礙都銷，更有甚事。是故南泉云：平常心是道。然纔起念，待要平常，乖差了也。此最為微細難湊處。沒量大人到箇裏，踟躕何況。學地直須抵死護生，六賢教斷直以太死底人絕氣息，然後甦醒始知廓

攝心政切除也

同太虛方到脚踏實地深證此事明得徹信得定等
開蕩蕩地百不知百不會纔至藥著便轉轉轉更無
拘制亦無方所要用便用要行即行更有甚得失是
非通上徹下一時收攝此無心境界豈是容易復踐
湊泊要須是箇人始得若未如此當須放下身心教
冥然地無一毫許依倚觀來觀去日久歲深自然蓋
天蓋地觸處現成未有天生釋迦自然彌勒阿那箇
在娘肚裏便會直應快著精彩時不待入驀然一咬
咬斷也不恁奈何大丈夫須到自得自由自在處始得

示正上人

參請固欲利根乘機便領初無疑滯亦須深信純熟

吾明住地花嚴經
五住地見一外亦見
一切住二欲愛住地
三在愛住地四無也愛
住地五在明住地謂之
五住地此住地者
由緣或故住著界內
外地受二種生死故

淮南子三業為知秋
動經別曲

本分不逐心於外而自足

取效長久向衣單下作工夫所謂休去歇去唇上醜
生去如古廟香爐去蓋此乃透脫生死超凡情越彼
岸尤宜大忘人間雜務辯利聰明未出世間只增虛
妄祖師西來唱此一段要人直下徹證了卻無始無
明住地令淨盡無遺明證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
雖千聖萬聖出來不移易絲毫許謂之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豈可只隨言逐句作機境事路布圖廣知見
待欲勝人而取名利哉固非此理既是有志之士一
筆踢破草鞋須究箇徹頭處只如僧問雲南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對云東山水上行他豈不是徹徹了麼
道三葉落合知秋更待言句一生言句知解上作知

謂至心樹拳根一切眾生
而指眾生自失現益
三者法緣謂無心
觀法而諸法自失
普照二者每緣謂
各心觀理而於平等
才一義我自安住
此謂無緣而該前
二

如宗真下領略所謂教外別傳單傳心印且故於十
萬眾前拈花只有迦葉特證不覺微笑由是釋前付
授而達摩游梁歷魏尋又在少林面壁久之獨得二
祖深信立雪斷臂一言之下安心遂傳衣鉢此豈小
事哉蓋從上來皆聖賢應世主勝根強龍象繼躡源
既淵深流不短淺自四七二三之後間世英靈相繼
傑出如思讓馬師石頭懷中獨步德山藪疏鈔臨濟
燒禪板藥嶠天皇百丈黃蘗及五家宗主各立門風
如布縵夫網垂萬里鉤莫不透頂透底有過千萬人
作略出沒卷舒擒縱照用權實豈只守一途一轍一
知一見存窠臼立知解死水裏浸殺以實法擊綴人

此語是實法

跛步之奇奇足多指
凡有足者曰跛行又莊子
隨跋為義言用也為義
也

大俱舍亦明四天謂地
水火風也
大氣明五大四大如前
更加五大
直言明五大五大如前
更加識大
首後教明七大更加
根大根者六知根也

所以徧寰海剎剎相望數百年綱宗不墜的的相承
源源相繼非單見殘聞皮膚幽隱所能負擔要是蘊
卓識奇姿激步越佛祖器量蓋天蓋地初出窠來河
然殊絕先了卻自己根脚業本色咬猪狗手段木達
宗師向順違境界透脫辨粉骨碎身志見圖大不圖
細圖遠不圖近於千難萬苦至難至嶮如銀山鐵壁
處放身捨命撒手那邊承當此大事因緣絕情離見
歇卻狂機業識闢六解脫門了卻自己生死大事翻
初發之志親六根四大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性
如虛空狂花亂起亂滅唯全真承不思議乃祖佛
證廓徹靈明廣大虛寂金剛正體深根極極

咬猪狗
虎家如
夕世三子
十年手誌
附向

丘季者 梁齊晉 漢周也

西行一毛一塵一機一句一塵不_行根本中發_{誰謂}之大
機大用早是胡亂名摸_{了也}更向甚處_{無代}著
玄著妙著理著事到箇裏如紅鑪上_{一點}雪聞禪與
道削迹吞聲猶未是極致况其餘光影色聲山河太
地露柱燈籠眼見耳聞擔枷抱鎖豈不見德山入門
便捧臨濟入門便喝_{睡州}現成公案子細看來渠已
是入泥入水老婆心切所以道若一向舉揚宗教法
掌上須草深一丈自餘方便門軒知是不得已抑而
為之是皆從上來大善知識垂慈運悲作異世標榜
使有志之士窮到撲不破處八面玲瓏_{匪唯}自利亦
以利人傳無盡燈續佛惠命自唐歷五季以至國初

唐上米南梁齊晉漢周也

因依世時之來也 初之三

吳本也

材字一木堪用若曰才又才
心高責任官惟賢材

不卷_下百語三確固其志可矣
不常_下其志可轉不右
憤排論語云子曰不
憤不啓不排不發注
憤有心未通而未得
之意排者口欲言而
未能人語

負重望據祖位龍馳虎驟奔南走北與人拔楔抽釘
解黏去縛者何限近世不道無_{久求}全材獨脫奮本
分鉗錐_故作家鑪鞴誠不可多得蓋緣師因循淺陋
資又無深根固蒂只圖易曉便如膠漆使祖宗無上
道妙高遠大機或幾乎絕矣尚賴後昆有拔類離輪
底與古為儔不顧是非得喪彼我取捨以鐵石心辦
不可卷不可移之志攻苦食淡不怕艱難向前體究
可以繼芳躅續往世高風為人間明燭作昏衢日月
此私心常所渴望者也今既憤排圖起發切在盡始
盡終擇海上具殺人不眨眼手段宗師圖以微_之則
出唯酬自己超方本心亦不佛法大海山一隻手

知此門絕入我離愛憎只貴一知正見安在乎論誰
家之子哉等是曹溪門下何有被宗此派於其門也

示張直殿 唐人也

契證佛祖道妙最宜上智利根忘懷體究不墮機境
直下拔萃超群虛心領略直得圓明廣照透地通天
徹生死根源出葛藤路布曾中灑落一念不生前後
際斷一旬當陽脫去解會諦實取證了無疑惑如昔
則老問青林如何是佛對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渠便
入語言作道理復謂丙丁是火更來求火如我是佛
更去問佛及至法眼究窮撥正他即大不信及翻然
投誠法眼亦只如前云云渠大悟蓋當風證驗始解

則老青則監院
法眼法嗣之青林青峰

法眼

回光更不作惡知惡解當下如暗得燈如貧獲寶此
豈小事哉誠實諦信千萬億劫長得受用是故道本
無言因言顯道若得此道斷不在言句上後番纔有
言句知得底裏便上縱八橫顛來倒去脚踏實地迺
不隨語生解遂能自在出沒予奪莫不窮源極本從
上太達之士無不經此場地琢磨煅煉方堪行持但
熟處放教生處弄令熟熟以得大機大用見一切
萬變千化皆即識得破信得及把得住作得主選基
放光動地千百萬億佛來也不消箇了字巖頭云卻
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此上
轉不落下風便是急著根處七擬議不來及換卻眼

睛也正宜快斷割取之絕與摩詰塵無以異

示胡尚書悟性勸善文

人人腳跟下本有此段太光明虛徹靈通謂之本地
風光生佛未具圓融無際在自己方寸中為四大五
蘊之主初無汚染本性疑寂但為妄想倏起翳障之
束於六根六塵為根塵相對黏膩執著取一切境界
生一切妄念汨沒生死塵勞不得解脫是故諸佛祖
師悟此真源洞達根本憫諸沉淪起大悲心出興于
世正為此耳達磨西來教外別行亦為此耳只貴大
根利智而光返照於一念不生處明悟此心況此心
能生一切世出世間法長時印定方寸孤迥迥活潑

洞克忽切洞沒唐詩
洞之幾特休

目足一言行相應云云論

發纒生心動念即昧卻此本明也如今要直截易透
但放教身心空勞勞地虛而靈寂而照內忘已見外
絕纖塵內外洞然唯一真實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
味觸法皆依他建立他能透脫超越得如許萬緣而
如許萬緣初無定相唯仗此光轉變苟信得此一片
田地及則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便能隨所作為
皆是透頂透底大解脫金剛正體也要須先悟了此
心然後修一切善豈不見白樂天問萬策如何是道
策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由云三歲孩兒也道得策
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故應深正
要修行如目足相資若能不作諸惡精修眾善只持

要止

十一

心術字道業世又心
樂記心術形又道術

近傍語默有無動靜彼我二截斷是故者末後一
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不得已謂之一句
謂之正位謂之頂門謂之金剛王纔得此意歷落通
透情塵意想見解勝智自然銷融時中寬廣獲大自
在以此修身行己以此定國安邦澤及生民位望轉
隆心術愈正而能不居其功不有其德萬世一時萬
年一念十方猶目擊造化握掌中只是箇轉物回天
易地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豈難為哉既已
深諳更資淘煉使轉有力量而不受神泰然太定豈
止窮此生盡未來際因不負此遇同道同證不舉而
知不言而契捨此置而勿論可也傳曰如來有密語

此句相釋
下句入心
知此句之

道煉長
養工夫
心

迦葉不覆藏獨迦葉能不覆藏迺所以為密爾

示同龕居士傳申之

學士大夫相見多論理性差近根本即廣知見該涉
玄妙通天人之際會同二教為通儒以之著述欲垂
名異世頗顧踐履立節退聽修賢業有至膚淺要步
猶以資談柄尚口好勝用伏同列增長我見皆非正
因雖賢於拍盲不知信尚任自己單見淺聞而生
警昧果迷因隨入流俗者然此之真實虛心潔已刻
苦退步志懷契證腳踏實地透根塵絕伎倆與舌為
禱如維摩居士給孤長者之流克證道果迨世出世
只如唐朝裴相國陸直大夫涼操尚書王常侍于

法名年一
十有三二
學了了
三教
升名未世
二心未世
トスル
三教

通天人天地人三

心常外護下且邪一此
之無信之九故內外一三
記別仙語三法法甘厲有
乃且越上二一

澆 公重九口薄

濁 力支切水滲入
夏切也喬也 能也
系 嗣

襄陽李曾之鄭愚韋宙莫不悉心體究盡平生得受
用我宗尤洞明出沒窮深極奧揚大年內轡李駙馬
都尉便可與龐居士並驅蓋具大力量在仕路不捨
宰官游方之外提佛祖巴鼻鉗鎚世人操同事攝向
駕鷲行中出作方面與大宗師為內外護豈非夙昔
承靈山記發發百劫千生煉磨願行而聞如是機緣
耶近世佛法雖澆漓而衣冠貴胄深信者極夥殊有
古風要是前三流中相半儻有志乎此段須攀上上
木機勿作中下體度則超凡出塵得太解脫為不難
唯是專一久長逢境界惡緣直截撥斷所謂假使鐵
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此意
居九之
李駙
凡十

李渤拾遺出守九江與我眼歸宗相值一面投契一
日鷲問教中道芥子納須彌豈有是理耶歸宗云人
傳公為李萬卷是不對曰然宗云觀公身不滿三尺
萬卷書其處著李即領首此豈可與著相執情守見
者論量哉要是因指見月忘筌得魚兔者根哭乃
可以不守方便窠窟爾直一舉便知落處然後頽脫
到士通公達之地顯大受用矣

此彼此二面相契

韓丈公問木顛愈公務事繁佛法省要處請師一言
顛只據坐公罔然是時王平侍立即撫禪床一下云
侍郎和尚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丈公大喜曰禪師
佛法峭峻愈卻於侍者處有箇入處利根穩性一

三平太顛

三平師名義忠福列入姓
楊氏初謂石輩後蓋太
顛住漳列三平

佛法峭峻愈卻於侍者處有箇入處利根穩性一

便轉看他師資互作方便向不可名不可言處發揮
非韓公俊快安能領略所謂揮斤者敏手亦須受斤
者有不動之質然後一俱入妙不然則成一場漏逗
爾觀此那假日日入室朝朝咨參是故昔人隔江招
扇渠便橫趨而領今恁麼形紙墨迺知而故犯他

示黃聲叔

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子細點檢已是涉水拖泥
况其餘周遮則通人分上直乎峭絕豈容紛繁蓋此
箇獨許灑灑落落雖電卷星馳未免蹉過只恁麼舉
覺過犯彌天如未相逢未舉意時直下領略存乎其
人不可更教形文彩作知解去也珍重珍重

示曾待制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天
下參問以為模範作異解者極多唯直透不依傍不
作知見便能痛領纔有毫髮見刺則黑漫漫地豈不
見法眼舉問覺鐵背趙州有箇庭前柏樹子話是不
覺云和尚莫謗先師先師無此語但恁麼體究便是
古人直截處也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
者云一物不將來未審放下箇什麼州云看你放不
下嚴陽遂大悟後來南禪師有頌云一物不將來兩
肩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

虎為知己寥寥千百年清風猶未已但試自頻舉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慕然便省也不難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此又直截省要也無事慮靜慮且下鈍工夫只管舉看久之當自有入處

蓋三少心一知解之工夫

示呂學士

直下

初祖達磨到梁見武帝入罕只用箇頂額上一著子而武帝不薦使又至今扼腕後來多少人汨泥汨水去他腳迹尋卜度作百千異解要且不曾夢見只是機緣上生機緣見解上起見解所以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當時能截斷箇胡漢則不到帶累人處所謂

知恩方解報恩且作麼生截得它斷

寄留學蘇仲虎

利根

大法本平常在利根精敏寬通不作聰明了之為易入每患知見太多遂泯此源轉窮轉遠莫能透徹若一切平心亦了不可得底然自盡則本性圓明混成不假造作截流深證無過與不及處乃造天真機要所謂著手心頭便契是也日用之間常令成現豈不泰定哉古人悟心悟此心也發機發此機也自可萬世不移只守閑閑地超然獨得更無對待若有對待則成兩立便有彼我得失莫能腳踏實地更進一步下法不立然後恬妄明見本來人去卻會中物

欲目前機脫體安穩永離退轉得無所畏方便可以
拯濟群靈政須長久相續無間乃善

佛果園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

此卷文字因紙質模糊而難以辨認，內容應為佛果園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的正文。

印